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近思錄集註卷十至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丁國華

近思錄集註卷十

歸安茅星來撰

臨政處事之方　此卷亦致知格物之事即程子所謂應接事物而處其當是也以居官任職事尤重大而不可忽畧故獨詳焉凡六十四條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于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齊戒而告君也齊側皆反下同　此言感人必以誠意之意　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

不宿齊預戒潛思存誠覬感動于上心若使營營于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頰音劫　文集下同　頰說文面旁也此程子自道其事君之誠意以冀感動于君心也觀程子營營職事之言則知當日之所以使無他職而固辭者意固有在矣或問伊川未進講以前還有間斷否朱子曰尋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耳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此元祐元年上太皇太后書中語也按文集時講讀官五人四人皆無他職唯伊川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閒又以為雖無他職不妨講讀故程子言之以見講讀官當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可無他職之意

伊川答人示奏藳書云觀公之意專

以畏亂為主頤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冠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丐音蓋丐求也此言奏藁當以愛民為先之意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祈祈通蘄祈求也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周禮小司徒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民謂一丘之民也猶古一成一旅之意說見孟子此兩端所以明奏藁不可專以畏亂為主之意　愚按程子亦因後世之見如此故特言此以見言之無益耳非真謂兵與財之足恃也後世富

強莫如秦隋率皆二世而亡而漢唐稍知愛民享國長久可得云保民者為迂乎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此二句所謂欲公以愛民為先者也許魯齋曰人臣為君言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若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便不信矣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天道亦不足信也人只得求當于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卹也

明道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于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呂進伯使河東伊川問為政何

先對曰莫要于守法而伊川告之以此此以見法有所不可盡拘也　東萊呂氏曰當官以方便為上如差科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使不騷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　見行狀周禮一命受職如今之第九品也苟誠也物即人也言此以見一命猶然況居大位者乎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于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券從刀勸平聲與從力者別易傳下同　訟彖傳坎下乾上為訟天上水下相違而行故曰違行交結朋友結納也契券文書要約也二者偶舉一二以例其餘也項

平甫曰乾陽生于坎水坎水生于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亂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于匕箸之間蘇史滅宗忍起于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

師之九二為師之主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 師卦

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上下五陰順而從之是九二為師之主也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應之則倚任專矣鄧艾之承制拜假事不待報是恃專也顏魯公讓功于賀蘭進明以至為所牽制不能成功則不專之患也二居中故有得中之象 愚按程傳于三五兩爻與尸並訓作衆主即此傳不專之意也夫任將不專使衆主之鮮有不敗是固然矣然必先慎擇其人使其勇畧仁信足以勝將帥任者而後可專以任之

故彖辭曰丈人六五曰長子並老成之稱見非新進喜事才弱志剛之輩所可與其選也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恃專則不和不專則無威惟威和並至為得中而吉　愚按程子亦但就為將之道論之耳人君之命將亦然推心置腹所謂和也信賞必罰所謂威也未有舍此而能得將之用者楊誠齋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縠後世復有中人監軍從中牽制皆取敗之道也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亦師九二傳以

王安石有此言因特論之　按程子又云子之事父其孝雖過于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耳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也假如功業大于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

通於之於易傳作乎　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公侯之象也以其有為天子之有如程子所謂蕃養其衆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侍上之徵賦是也此一節所以明公用亨于天子之意　朱子曰古人于亨字作享烹字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分明是享字程子作亨通解不是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

而於此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亦甚害事也胡雙湖曰按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則是卜偃時固讀為享矣項平甫曰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程子或作亨通解或作亨獻解獨于益六二作享讀者蓋不敢解作享帝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公以之以葉呂本並作巳今從易傳此明小人所以弗克之意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增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

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惡之惡去聲出門謂非私昵交不以私故其隨不失其正而能有功俞氏曰初九乃成卦之主爻主不可以隨人故不言隨而言交張氏曰人能內不惑于妻孥外不惑于諂諛立身便自卓然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誠齋也就九五中實言嘉善也就六二中正言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之中正故曰孚于嘉正中謂九五葉氏曰震下兌上爲隨震動也兌悅也以悅而動易過于隨而不自知故必得中爲善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

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樽本作尊後加木加缶加瓦加土者各隨所見也簋音癸缶俯九反　樽酒器周禮春官司尊彝有獻象著壺太山六尊外方內圓曰簋內方外圓曰簠皆盛黍稷器並漆赤中有蓋象龜形考工記旊人為簋受一斗二升高一尺厚半寸脣寸缶瓦器愚按旊人疏祭宗廟皆用木簋此用瓦簋者據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蓋樽與簋皆宗廟所用有金玉雕文之飾不專以瓦為之故下文復言用缶以見其為尚質也語類以既云樽酒簋貳又云用缶為不成文理蓋朱子誤以樽簋為專用瓦缶故以復出用缶字為不成文理也熊氏曰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所謂忠信善道也牖者室中所以通明也蓋忠信者納約之本苟不因其明而納焉則亦不能入矣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

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易音異程子又曰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却須就人君開明處進説如左師觸龍事之類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辯者其説多行樂並音洛楊龜山曰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涉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争氣而已何以事君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為

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此又推廣言之以見因其所明而導之不獨事君當然也熊氏曰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就之達財者因其有財而遂達之皆謂就其所長而開導之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初六爻傳素舊也初六以陰柔居巽下巽性務入故求望之深陰性柔暗

故知常而不知變常就四為正應而言變就為二三所隔而言此爻本義及程傳皆就初求望上說蓋特其一端其實凡事皆當審己量力循序漸進積久有成不然則急遽無序進銳退速必不能以有恒也

遯

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係音計畜許六反養去聲九三下比二陰使有所係戀不得遯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　問小人女子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為吉何也朱子曰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必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非其道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易言畜臣妾吉原就九三之係而言惟可以畜臣妾也非謂畜臣妾之必當以係也程子恐學者不察而一以私恩係戀之則

必有優柔養奸之患故又言此以見係之有未盡吉者其不言女子何也蓋女子不過侍巾櫛承恩寵懷之未為不可但不可使預外事耳至小人而牽顧私情醜成奸惡則不可言矣漢唐末階亂並坐此蓋所以足易丈未盡之意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睽從耳目之目與睽違之睽別按本義二卦合體而性不同故為同而異也蓋離中女兌少女為合體火炎上澤潤下則性不同人理之常如人倫日用之類有時獨異如戰國尚功利詐謀而孟子獨言仁義崇王道黜霸功是也按吳氏補註謂熊本有時獨異下脫去蓋于秉彝則同矣于世俗之失則異也十五字當從易傳補入愚謂人倫之常內秉彝意已具世俗所同自是世俗之失朱子刪之更覺簡盡非熊氏脫去也

不能大

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此申明上文之意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同德相與謂初與四當相應之位而又皆陽也乖異者衆亦就睽之時言之蓋當睽之初其睽未深惡人睽間之情猶未甚故猶可見之以免避禍咎若罪惡已極所亟宜誅絶者而猶托含弘之義則未有不至喪名失節者也又學者所不可不察也　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

臣民者由弗絶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睽九二象傳葉氏曰二五相應然時方睽違上下乖戾故二必外竭其力內盡其誠期使疑者信睽者合耳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此明上文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之意葉氏曰內竭其誠以感動君心外盡其力以扶持國政此盡其在我者也推明義理使君之知無不至杜塞蔽惑使君之意無不誠此正其在君者也愚按宛轉求合即指上四者而言若有意求合而過為宛轉則是曲徑詭遇而非君子之所由矣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

失道也由易傳作曲此即孟子惡不由其道之意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說音悅言二居說體剛貞以九二居說體故曰用柔說董氏曰二以剛益五之柔亦如初益四而彼以為酌損之與此不同何也蓋初以剛居剛少損之則可裁度以助四二以剛居柔更損之將至媚悅以徇五矣林次崖曰九二在爻則為剛中在人則為自守不肯妄進夫自守而不妄進宜若無益于上矣然由是而啓時君尊德樂道之心止士大夫奔競之習其益于上也不少是弗損乃所以益之也　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益之初九曰利用

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勝平聲　下謂初上謂四　朱子曰初九上為四所任而作大事必盡善而後无咎不然不惟已不安而亦累于上向以此段非常有不必入伯恭以有時而有不可不書以為戒今思之果然又曰如子之于父臣之于君僚屬之于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為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革彖辭　或謂

宋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太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如王安石大綱不理會却纖悉于細微之間所以弊也

漸之九三曰利用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于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比音避　漸九三象傳文詞下疑脫去象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十字今當增入不然則傳文順道相保句無下落矣與小人比指上下皆陰而言自守以正謂三也熊氏曰小人得不陷非義亦以近正而不敢為非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

災咎也陰柔故志卑居下故旅困　王伯厚曰斯其所
取災王輔嗣註為斯賤之役　唐郭京謂斯合作廝
但按漢左雄傳職斯祿薄注斯賤也不必改作廝愚謂
王說固然然總不若程朱解作此字為穩蓋斯賤意已
在上瑣瑣
二字內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旅九三
傳處旅
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有過剛之象居下
體之上又為艮體有自高之象過剛則暴下自高則不
順于上所以致困災困災如喪其童僕焚其次之類是
也　以上二條皆言處旅之道上條言過卑固所以取
辱此言過高亦所以致災潘氏曰居剛而用剛平時猶
不可況旅乎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
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剛愈亢則禍愈深矣　建
安邱氏曰處旅之道以得中為善故雖以四處上之下
無過高過卑之失亦未得中所以雖得資斧而心未快
也惟二五得二體之中故二即次懷資而得僕五亦終

有譽命之榮也然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五不免射雉亡矢之患然則居旅道之善其惟六二乎

兌

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强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長並張丈反强巨兩反說既極矣及事理已過云云並指上爻而言楊氏曰來兌引兌皆小人也在君子則當來而勿受引而勿去也君子以道德相引其道為光明引而為說則心術晻昧行事邪僻甚矣豈得為光乎蔣氏曰當說之時剛則有節柔則無度故初二及四五四爻皆以剛陽而得吉三上二爻皆以陰柔而致凶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于議獄盡其

忠而已於決死極于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項氏曰獄之將決則議之其既決則又緩之然後盡于人心王制正聽之司冦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周禮鄉士的而職聽遂士二旬而職聽縣士三旬而職聽緩死也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無憾也朱子曰今法家惑于罪福報應之説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是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為惡也何福報之有蓋書所謂惟刑之恤者亦欲其詳審曲直使不至于濫耳豈謂極惡大罪椒可從末減哉邱瓊山曰易象傳言刑獄者五卦噬嗑賁豐旅中孚也噬嗑賁豐旅皆有離象而噬嗑豐則兼取震賁旅則兼取艮惟中孚則有取于巽兑者先儒謂中孚體全似離互體有震艮蓋獄以明照為主必先得其情實則刑不濫然非震以動之則無有威斷又必艮以止之然後不過用

其明以恣其威也夫然後允以議之巽以緩之原情定罪至再至三詳之以八議原之以三宥議而又議緩而又緩求其出而不可得然後入之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後死之本乎至誠乎信之心存乎至仁惻怛之意則在我者既盡而在人者無憾矣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小過彖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過恭過哀過儉象傳文也事以得中為貴然亦有時而當過者要必有以順乎事之宜而使不至于太甚故雖過而無有失也　陸君啓曰即夫子所謂寧儉寧戚之意理所當過即是時中也

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小過九三傳小人指衆陰而言小過當陽失位之時三獨以剛居正而為衆陰所忌

惡故其傳云然 王伯厚曰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主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曰正己為先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己也䕫䕫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 焉葉本作然在一作處 䕫䕫敬謹恐懼之貌蕩蕩寬廣平坦之意危疑謂遭流言之變也

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孫音遜 經說下同 詩豳風狼跋之篇孫謙遜也碩大也膚美也舄單下曰屨複下曰舄湯氏曰几舄之內必有屨屨外又加以舄故曰複也夏以葛冬以皮舄與今屐相似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但無齒耳屨舄各象裳色王舄有三章弁皮弁白舄冠弁之服黑舄而冕服

則赤舄也几几安重貌孔頴達曰舄履所以當暑特為便于時耳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　呂涇野曰詩人只是從步履上看便見得周公之聖蓋人內不足者或有譏謗之言步履必至錯亂不能安詳如謝安折屐豈能強制得住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釋詩皇皇者華章蓋因每章有咨諏咨謀咨度咨詢語而釋其義也葉氏曰採察民隱求訪賢才二者使職之大事輔慶源曰人君正以耳目不得與遠民相接故遣使以宣己意而通下情為之使者豈可不務廣詢博訪以副君意耶李氏曰周官撣人之職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國而語之則是使臣之職欲其周徧咨訪無所不及也　范氏曰唐陳大德使高麗以賂遺覘其險阻詭詐誘其人民以為奇能藉口歸報啟人主征伐之志失使臣之職矣愚按秋官小行人每所至萬民之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札喪凶

荒厄貧為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然則採察求訪問古使臣之道然也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辯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為我之為去聲 遺書下同 吳師禮字安仲杭州錢塘人太學上舍賜第工翰墨以直秘閣知宿州卒安石行事之錯由其學之錯故也程子特就源頭處論之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愛楊本作

耍長張丈反治平聲貸度耐反復扶又反　司竹官名天祺于熙寧三年以監察御史裏行言事出知江陵府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舉監鳳翔府司竹監馬貴與文獻通考云河南淇園竹自魏晉後各置官守之後魏有司竹都尉隋曰司竹監唐因之有監丞監副掌植養園竹之事愚按淇園在今河南衛輝府淇縣魏晉後久廢其至宋猶置官守之者乃盩厔縣司竹園非淇園也馬氏混為一誤矣然按元史食貨志元初衛輝懷孟京兆鳳翔皆有在官竹園各置司竹監掌之至元末始罷則司竹不獨在鳳翔也蓋自元增置之耳盩厔今屬陝西西安府筍皮楚謂之箬亦竹箭

明道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本註云如荊軻于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囁尼葉反嚅音如呂本無明道二字　葉氏曰囁嚅欲言而不敢發之貌厲則理明義直故出于口者自

然剛決不可回撓安有囁嚅之態　朱子曰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言樊於期事非理所得言特取其事之難言而猶言之耳

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明道語　事上學謂即事而窮其理也振民所以治人育德所以修己二者皆以行言故曰有所知後方能如此有所知應上就事上學而言也　愚按今人將事與學看作兩截所以學為俗學事為俗事不然則日用應接無非事即無非學也時皆以讀書為學故程子云然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伊川語　葉氏曰事雖多為之必有序事雖急應之必有節未有可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

安定之門人往往

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安定胡氏郡望韓文公胡良公神道碑胡姓系出安定後徙清河是也先生名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為湖州教授時方尚詞賦獨立經義治事等齋以敦實學從之遊者常數百人吳氏曰稽古即經義齋之事愛民即治事齋之事熊氏曰稽古則知為政之法愛民則得為政之本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明道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曰上呂本無明道字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責善以下遺書內自

為一條以其意相發明因並錄之

職事不可以巧免職事職所當為之事也巧免則避難而就易避勞而就逸也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語見家語子夏問篇子路以夫子不答魯大夫練而杖之問為有所不知也而子貢語之以此按荀子子道篇亦有此語但練而杖作練而牀邦作邑非非議之也蓋泛論其理則可直論其人則不可非其大夫且不可況敢言朝政得失乎

克勤小物最難語見周書畢命篇吳氏曰小物猶言小事不忽小事謹之至也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葉氏曰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審固斯可以任大事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怫為去聲忿遺書作勝怫符勿反一作拂　怫怫鬱也言所以明理理勝則言必平正通達而無病故事明白而人易從苟以忿戾之氣出之則

言出而動招怫鬱雖理勝事明亦扞格而不能入也　自克勤小物以下並明道語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復扶又反處上聲當去聲更平聲　此為在下位者言之　朱子曰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魏公見上不從只就其法上為之區處使不至擾民而已富公則直用自己法度後遂為人所劾罷然罪竟謂之是不得蓋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直行己意固不可也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

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伺音四又音斯伺察

下葉本有州縣二字遺書無去上聲　監司如宋之轉運提刑諸使是也首四句言今時監司之弊不若以下則爲監司論所以待屬官之道也推誠心與之共治正所以與州縣一體者也不能共治者則教之教之而不從者則督之總欲與爲一體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惡去聲教平聲

吳氏曰人能各盡其所當爲之事則世事何患其多

明道曰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易音異從音冲　朱子曰從容是徐徐義理不精思之再三或汨于利害而止此所以爲難

人或勸伊川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

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盡禮則止備夫分所當然不使有欠缺而已加則溢于本分之外其極至于由竇吠離無所不至不可以不謹也　朱子曰觀程子之言則為人僚屬世俗常禮有不可廢者亦自當隨例不須大段立異不濟得事徒為人所指目憎嫌却費調護求寬假所屈愈多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令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于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長張文及簿縣主簿也按宋制縣千戶以上置令尉主簿凡三員戶不滿千置令尉縣令兼主簿事戶不滿四百止置主簿尉以

主簿兼知縣事戸不滿二百止置主簿兼令尉盖唐簿之上有丞而宋無之故曰簿佐令者也此章言事上官之道亦不獨簿之于令當然也　愚按程子之言誠善然令亦當推誠與之共治使得各舉其職然後從而考其成以計功過如此則已既不煩而屬官亦爭相淬勵以自效兼可使歷練吏事此亦所以教誨之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强得惟識量不可强長並張丈反强並區兩反下同識以所見言量以所容言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釜周禮作鬴鍾與鍾同古字通用

十升為斗筲竹器容斗二升釜容六斗四升十斗為斛鍾樂器咼烹飪之器鍾咼皆古重器故並言非鍾釜之鍾也

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

便動了下遺書有言姜維云云五字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司馬宣王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平蜀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艾與漢姜維相持每戰輒身先士卒以子忠戰不利引退叱出將斬之馳還更戰大勝及蜀君臣面縛輿櫬詣軍門降艾執節解縛焚

襯受而宥之撿御將士無所虜畧綏納降附使復舊業皆所謂處得甚好也其遺書有言姜維云云者按魏志鄧艾傳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軍賴遭其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所謂因下蜀有功而動也

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

謝安見前玄字幼度鎮西將軍第三子也苻堅蒲洪子也洪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俗本從竹作符者誤秦苻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玄與安子琰及桓伊等以精鋭八千渡水決戰破之捷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甚喜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愚按史非以屐齒之折爲喜葢特以形容其喜之至故雖屐齒已折而猶不

自覺耳不然則屐齒之折初何關于喜喜亦豈能折屐之齒耶 胡氏曰人以小小功業動其心只是不識義理如鄧艾下蜀助篡逆以滅人之國罪大矣謝安時中原淪没不能匡復僅得一勝而屐齒折器量之小可知

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 只益恭下吕本無謹字遺書同為並去聲 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强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 吳氏曰有意為公即南軒所謂有所為而為之者也

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心葉本作意　係該也磨勘宋制文武官吏皆按年分磨勘其功績以轉陞官階也此以明上文有意為公便是私心之意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直謂直道也此指不避嫌而言古時用直三句乃程子述時人之言如此自是無人二句言當用直不必避嫌以見無古今之異也本註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少師諱羽字沖遠官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二程先生之高王父也太平興國五年典試貢士得人居多其典舉不避嫌處未詳明道薦才者神宗嘗使明道推擇人才明道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引此以明自是無人豈是無時之意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

人給事中誰可為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卻可今既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于公口入于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給事中掌封駁之官唐宋屬門下省以有事殿中因名　朱子曰于此可見前賢語默之節學者最宜詳味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謁見大資頤將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頤云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客將之將去聲大如字為去聲下同　韓持國名維忠憲公億子也范夷叟名純禮文正公仲淹子也潁

昌即許州元豐三年升為潁昌府蓋以神宗自潁王升儲故也今隸開封府西湖上有德星亭漢時為陳寔荀淑建也容將即牙將以其主容往來因名張繹師說作典謁按王偁東都事畧持國于元祐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出知鄧州改汝州知潁昌府而宋史但云知鄧州王辟雨通鑑因之蓋以無事而畧之耳資政稱大資者猶叅政稱大叅觀文稱大觀也不求人者在我為失士倒來求者在人為失己此人已兩失也按洛至潁昌四百里

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正叔一作姨夫便一作大　又祁寬録尹氏語謂持國與兩先生善欲屈致之兩先生至暇則同遊西湖愚按韓公明道墓誌謂先生罷扶溝貧無以家寓止潁昌余方為守遂得從先生遊蓋韓公知潁昌凡三其再

知潁昌則明道同伊川寓止而祁録所謂暇則同遊西湖者也元祐初韓公復出守潁昌則明道已卒而伊川往訪同韓范二公遊也此自是二事呂氏童蒙訓謂韓公閑居潁昌伊川自洛往訪時范右丞夷叟亦居潁昌但伊川明云大資居位且有官員求知而伊川復以不求人責之則呂氏閑居之誤明矣又按持國有與明道湖上獨酌詩云曲肱飲水程夫子晏生焚香范使君似夷叟居潁昌乃在明道罷扶溝時後讀曾文昭公忠宣墓誌有請還潁昌里第語然則范氏固僑居潁昌故前後並得同遊與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頗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

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為去聲　元符三年復以伊川判西京國子監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疑之先生曰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但以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何以仰承德意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耳此蓋先生供職之初既以解門人之疑而因以此語之也押者文書作花字也亦謂之署字簽簽押也國子監自是五監非臺省也以臺省寺監四者皆朝廷官故概言之國子以下明所以不簽之故只計較利害者蓋恐內太重必有植黨營私之患故令倒申外司以稍抑之耳事體者內外尊卑之體統也恁地猶言如是也　葉氏曰春秋書法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尊王也

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住不得說見論語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見非故為矯異也

學者不可不

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世務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兵刑皆是甲乙說見前朱子曰范文正公自為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下同在事外謂慮之遠也如不為旦夕苟且之計不為目前自便之策是也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只欲事正公也無顯人過惡之意恕也公而恕所以責人常緩以上並伊川語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呂希哲于治平中見先生而先生語之以此甚有可

為者如訓士則設書院明禮讓之類養民則修陂塘興水利以及常平平糶之類朱子曰徒賑濟于凶荒之餘雖善不濟事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顥常愧此四字楊氏曰觀先生之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于民若保赤子為其無知也無知則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故凡事疑有後害或于民所見未到者常與他作主始得

伊川先生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祁寬問尹和靖伊川謂永叔如何尹氏曰前輩不言人短因遂以此告之也朱子曰此意甚善學者見二先生自許之高便都有下視前輩意此風不可長也

劉安禮云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

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附録下同劉立之字安禮河間人程子門人也郭雍稱其登門最早精于吏事云中堂中書堂也中書省堂為中堂者猶尚書都省堂稱都堂也按宋制宰相議事及見客于中堂樞密議事及見客于都堂中堂亦曰政事堂時先生權監察御史裏行故被名議事朱子曰所謂平氣者非欲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説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姑暫置其是己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耳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曰使民各得輸其情輸送也如物相輸送也民得輸其情而後民之情有以上達或有不平處上之人得以平之則民自無不得其所之患矣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格感

格也言正己而推之以格夫物也葢必正己而後物可以格也非謂己正而物自無不格可無事防檢勸懲之道也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句常在其前已嘗為之句則能使人熊氏吳氏並于其前句絕非文集上下以上下司而言情

實也為上者出令以使人故易為下者聽命于人故難然或苦于為下之難而不能為則下之情偽有所不知不但為所欺罔而已之所以使之者亦必不能以盡其道故亦未能以使下也葢使人作事常于其前身自為之則有以盡其情偽所以能使人也愚按古人言為縣令者必為丞簿為郡守者必為通判為監司者必為郡守不然雖有善政不宜驟擢其見葢與此合當不但欲使之親民知利害所在而已

坎維心

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難去聲　葉氏曰坎維心亨二語坎卦彖辭也坎為重險故曰積險二五以剛居中故外雖有積險其中心自亨通而無所疑懼也心亨而無疑則可以出險矣　今水臨萬仞之上要下即下無復凝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險楊葉呂本並作之　易說下同熊氏曰此以坎象而言人于義理苟能信之篤行之決如水之就下沛然莫禦何往而不心亨哉　愚按臨萬仞之山所謂積險也要下即下無復凝滯所謂處之心亨不疑也險在前以下申明所以要下即下無復凝滯之意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

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易音異心弘而不顧人之非笑則無羞縮之患矣趨義理而莫能移其道則無有惰之患矣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或于不勝句絶非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長張丈反消指惰與羞縮之病而言長謂義理之心齷齪急促局陿貌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于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概者莫能況吾于義理已明何為不為中去聲釋大壯卦彖辭冒死有為則死且不顧何有惰與羞縮之為患乎于義未必中見義理未必素明而臨難且有所不避也不為指惰與羞縮而言也　朱子曰近世士大夫不以節

操為事凡事回互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蹈于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蓋事只論當為與不當為如當為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為乎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于蹢躅得伸則伸矣葉氏曰羸弱也孚必也蹢躅跳躑也豕性陰躁雖當羸弱之時其誠心未嘗不在于動也得肆則肆矣猶小人雖困志在求逞君子所當察也胡氏曰五陽之下一陰甚微故于豕為羸　王伯厚曰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為武氏矣一楊畏居言路元祐為紹聖矣羸豕之孚左腹之入可不戒哉

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于志不忌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閹一作羣也一作矣　李德裕字文饒唐趙郡人宰相吉甫子武宗時賢相大中初貶崖州司户叅軍三年卒閩經傳通作奄

以其精氣奄閑因名　愚按張子謂德裕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然觀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蠱惑其君勿使讀書親近儒生以知前代興亡然後吾輩可以得志而德裕不之知也則此輩布置之家與德裕防閑之跡可以概見恐并未能帖息威伏也惟劉楊二樞密以愿慤不敢與事已為老宦所尤他可知矣卒之定策大事權歸宦寺德裕束手見逐其所由來漸矣嗚呼以士良之策早得反其道而用之正君定國無踰此者雖百士良其何能為而惜乎其不能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絆音半絆牽縶也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數並入聲數數猶頻頻也了明了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壞音怪惰葉本作墮語錄

按此條所論皆教小童時所以自處之道非論教小童之道也葉氏謂當在十一卷者非朱子曰更須自己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篤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己成物兩無虧欠矣　愚按朱子謂此書所錄雜每卷不可以一事名如此卷不可以事君目之以末有人教小童一段在耳然細玩各條乃泛論處事接物之道居多其言事君者僅三十餘條正不獨末條有人教小童一段在也　以上並橫渠語

近思錄集註卷十

近思録集註卷十一

歸安茅星來撰

教學之道前於為學之道已詳而此則教人為學之道也蓋學優而仕固可出而見之事業如不得已則惟有明斯道以淑其徒而已小學大學皆有之亦新民之事也凡二十一條朱子曰古人初入小學止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

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斷並都玩反　朱子曰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問人有剛果過於中如何朱子曰只為見剛果勝柔故一向剛去須如周子分別方可問何以制之使歸于善曰須于中求之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惟中下呂本無也字中節之中去聲　朱子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是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通書　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

偏矣　朱子曰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固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然使不明于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故學者雖莫急于自修而不加以讀書講學之功則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又曰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于四象以為水火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于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能食則教之以右手能言則教之男唯女俞見記內則篇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

之不能入也䀏音括學記曰大學之法禁于未發之謂豫故曰以豫為先薰薰炙䀏譊語也人之幼也以下明教之所以當豫之故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于內衆口辯言鑠于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長張丈反好去聲文集見元祐元年上太皇太后書先生以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說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因特言此以見教之不可不早也顏氏家訓曰人之教子于其始有知不可不使之知尊卑長幼之禮若侮詈父母毆擊兄姊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獎之彼既未辨好惡謂禮當然及其既長習以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矣于是殘忍悖逆無所不至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于小慈養成其惡故也此又以不豫之患言之東萊呂氏曰唐虞三代設教與後

世學校不同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皆是掌樂之官掌教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盪有以深入人心處却不是設一箇官司秦漢以後設作官司故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別雖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周禮一書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者不過國子當時鄉遂所以興賢能未嘗見有設教之官蓋學校事大體重非有司簿書期會之可領此學者所當深思也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于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此言教者當自修其身以為學者觀法也所生凡在已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皆是葉氏曰上為無位之地故曰不在位然當觀之

時高而在上固衆人所觀贍而用為法則者要當謹畏及觀内省己之所為常不遠乎君子之道而後人心慰滿得所矜式也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易傳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以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不可下葉本無以字朱子曰聖人固當俯就然所謂高遠者亦即在此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行去聲夫

音扶易音巽經說說見論語引此以明俯而就之之意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遺書與下分為二條張氏曰教弟子以經學念書似為末節然欲收其放心養以理義舍是又無別法問如此不見長進如何而可曰教之用心而已或隨事問其義理或設難令其剖析或盤詰察其記憶或見人質其邪正皆是引其用心之方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玩好好著之好去聲喪並去聲曾音層

遺書下同　此因上不得令作文字之言而申明之玩好如畫與琴棊之類奪志奪其求道之志書札亦文字之一也史司馬相如傳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註木簡之薄小者時未用紙故給札以書後人遂以此為紙劄字用王羲之字逸少琅琊臨沂人也官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晉時人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官弘文館學士顏真卿字清臣京兆萬年人官吏部尚書使李希烈不屈死贈司徒諡文忠柳公權字誠懸京兆華原人官至右散騎常侍並唐時人善書又書札之一也　呂涇野曰各人揀自己所累處一切盡除去不必是聲色貨利只寫字作詩凡嗜好一邊皆是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葉氏曰治民如政教施設之方治兵如戰陣部伍之類之法水利如江湖渠堰之利算數如律歷九章之

類朱子曰胡公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此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等語却是本原又曰安定規模雖少踈然却廣大著實也

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累遺書作果劉彝字執中福州人後第進士為朐山令作陂池教種藝熙寧初神宗擇水官以彝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漲議開長城口彝請但啓楊橋斗門水即退所謂善治水利者推此類可見馬貴與曰三代之時捐膏腴之地以為溝洫澮川故能時其蓄洩以備水旱所以水利之說三代無有自秦人開阡陌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溝洫之制大壞後之智者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說興焉史起鄭國之徒以此為功然水就下者也陂而遏之利于旱歲不幸霪潦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瞿子威杜元凱所以決壞陂防以紓水患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

厭無德者感厭謂厭其說之繁蕪也感謂感其說之瀾翻也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奥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趣去聲樂音洛易音異別欲葉木作欲別　詩最易感發三百篇皆然也關雎之類又特舉其切要者言之日使人聞之以上言古所以教之歌舞本如此也此等詩以下則為今人設法耳事長如內則即席飲食必後長者之類

朱子曰虞書夔教胄子與周禮大司徒之職俱用樂者蓋教人朝夕從事于此使此心有所約束不至放失且

樂有節奏學之者急不得緩不得久之自移易人性情又曰嘗疑曲禮衣無撥足無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皆是古人教小兒語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胡敬齋曰程子謂橫渠門人守禮節没滋味如喫木札相似言其少窮理致知功夫於理不深造非以守禮為不善也苟能于禮節中深體察而謹守之則知行兩盡此理實有諸已矣

伊川曰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理低看了葉氏曰學者所見未到驟以語之不惟無深造之功且將道理輕視之矣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成已承上誠字而言誠者所以自成故云程子嘗言舞中節射中鵠御中度皆誠也此獨不及御者以于學者少緩也

自灑掃應對上

便可到聖人事灑掃應對見前黄勉齋曰灑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于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事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視同示教下葉本有人字誑欺妄也說見曲禮上篇幼子天真未漓常示之以不可欺誑使之一言笑一步履無有不實不欺幽獨不愧屋漏亦不過從此充積以至于極也故曰便是教以聖人事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說見論語呂氏曰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內則少儀等篇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爾雅廣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上達自當脫然有得度越諸子不如是

則是躐等終不能成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下帷講誦說見漢書董仲舒傳　張氏曰學者不從自己身心上字字句句體驗得來總是隨明隨暗雖明不親切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小學大學者按學記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鄭氏讀術為遂之遂陳可大集說則云術當為州州之學曰序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愚謂當從陳氏為得蓋州術以字形相似而誤

也但州長集說作鄉大夫則誤也古者二十五家為閭而有塾二十閭為黨而有庠二十五黨為州而有序所謂鄉學也塾升之庠庠升之序然後鄉之大夫總五序所升從而考校以擇其秀異者俾入國之小學而教之大戴記保傅篇註所謂庠門虎闈是也蓋小學自閭黨州至于國皆有之大學則惟國有之然雖閭黨州皆有小學亦曰塾曰庠曰序而已不得稱學也惟國稱學故曰國有學孟子亦言學則三代共之凡經傳所謂入學者皆謂國學也六遂之教與鄉同經不言者蓋六鄉在內舉內以見外也如飲曰鄉飲射曰鄉射賓興曰鄉三物糾民曰鄉八刑皆不及遂可見鄭註州長職云序州黨之學則黨學曰序而此云黨有庠者是州黨與鄉同處則在鄉學不別立序也遂之學不見于經傳然鄉學既名庠則遂學亦宜名庠自當以皇氏之說為正而六鄉自州學以下六遂自縣學以下皆為序也正義謂與黨連文故知術讀為遂愚謂如此則術正當讀為州蓋

為五黨為州若遂學則應自縣而升矣陳氏禮書謂遂官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故與州黨同名為序然則縣鄙以下之學何獨不降于州黨而同為序耶擇其才可教以下則承入大學言之蓋八歲入小學後兼習農事故尚書大傳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之說而陳氏禮書亦謂班志坐里胥鄰長于塾者所以教之耕蓋嘗就小學言之至入大學則不復治農矣為士則任以近郊之地如載師士田之說程子下文所謂入學必有養也其不能為士者則授以二十五畝之田即孟子所謂餘夫也可見古人十五歲時為士為農已判皆有以自養而不復仰給于父母矣　尚書大傳云王子八歲而出就外舍束髮而入大學公卿之世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云大夫七十而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耰鉏已藏新穀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年十八始入大學

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携出入皆如之愚按尚書大傳所謂八歲而出就外舍束髮而入大學者蓋即大戴禮保傅篇及白虎通所謂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王子之禮也小學云外舍者以小學在外故也而十三小學二十大學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入學之期也其所謂十五小學十八大學者則適公卿以下及士庶人之子弟言之故曰餘子皆入學餘子對適子而言也又其上下文所言皆係農事可見矣然則其入學之早晚不同何也曰凡經傳所稱大學小學皆指天子之學而言也而其所謂公卿大夫之子弟與夫國之俊秀者亦皆就天子之國言之也蓋古者凡入學以齒雖天子之元子亦齒于士雖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之俊選亦上與王子齒其重如此所以惟天子之子八歲便

入小學其餘則必先有以教之使少長知君臣上下之義然後令入學其分愈卑其入學愈遲如內則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以至十年就外傅學書計學幼儀之類皆所以先教之于家至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方可入學下至閭里閭亦皆以里老之有道德者為左右師以至升之序升之庠幾經考校其升之學者皆司徒之所論定以選其秀者也故其教而成之也易為力所以至十五纔入小學而十八便能入大學也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亦指諸侯之國學而言也其州閭鄉黨之學不待天子之命也故下文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但言國學未嘗及鄉學也又孔疏此小學大學殷制周則大學在國中小學在西郊愚謂不如禮書分天子諸侯說為得蓋本文明云公宮又蒙上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說則其為諸侯之學無疑也

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

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本註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愚按古者士農異業鑿然無疑故樊遲請學稼圃而夫子斥以小人孟子亦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又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然則既入學不復治農則必有養方定志于學其理自不易也朱子謂士升而上亦有時春夏耕耘秋冬肄業而疑程子學必有養之說為無據且謂安得許多糧給之恐是未定之論按語

類問士人受田如何朱子曰上士中士下士是已命之士已有禄如管子士鄉十五是未命之士若農皆為士則無農矣故鄉止十五亦受田但不多周禮載師所謂士田是也觀此則前說之誤必矣又按鄭司農謂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後鄭則謂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然觀載師士田賈田並稱則朱子以士田為士所受之田其說得矣後鄭既以賈田等俱為其家所受田何獨于此乃必讀士為仕乎且其後引食貨志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則士田為士所受之田明矣又按士受田五口當農夫之一則是每人當二十畝也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

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舞上遺書無目字真氏曰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于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昭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于詩者亦未嘗不存也

古之成材

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易音異　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成人材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

孔子教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為去聲下同　此因孔子之言而釋之如此沛然者朱子所謂如時雨之化是也　游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輕為人

講以為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故今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好去聲

此又以發孔子未盡之意蓋初學者自不知有憤悱若不之啓發何由有開悟處故復言此以見教人不可執一道也

以上並伊川語

橫渠先生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撙祖本反從手俗從木者非說見曲禮撙裁抑也節儉約也仁以全體言愛以發施處言也蓋人有一毫人欲之私則必無以檢束其身心而非實有慈愛懇至之意周流

貫徹則亦有行之而不能盡者故曰此仁之至愛道之極也張子嘗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即此意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正蒙明謂明禮也此以見理之不可不明也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此三句學記之文也下文乃詳解之其者指受教之人而言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此明進而不顧其安之意蓋不由誠不盡材之患皆由于此不可以不謹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

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此明教人必盡其材之意易言納約自牖即此意也庖丁解牛說見莊子養生主篇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禮記說下同此見三者又以使由其誠為主不然則雖進之而安亦必不能以盡其材也朱子曰若是逼得他緊他便來厮瞞便是不由誠問便是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否曰固是既是他不由誠自是材不盡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或于敬事長者句絕非奉敷勇反敬事謂敬其所事也與論語執事敬事思敬意同下特舉事長一節以見敬事之意他如灑埽之類皆然蓋小兒無事可見故特舉此以見其概說見曲禮蓋稍不敬

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此明小兒所以不可不教之敬事之意熊氏曰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誕慢此忠信之本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唯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適音責間去聲孟子說此從孟子之言而推論之如此見不獨事君當然也朋游以同輩言學者以後輩言整理其心使歸之正有以為入德之基故曰非小補也

以上並

橫渠語

近思録集註卷十一

近思錄集註卷十二

歸安茅星來撰

警戒

此與第五卷相似而實不同蓋第五卷就其當省察克治者言之此則就人之不能省察克治者而摘其疵病以深警而痛戒焉則其意愈深而語愈加切矣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皆有之凡三十三條

語類作改過及人心疵病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通書 蔡虛齋曰周

子謂仲由令名無窮者非謂喜聞過一事令名也因喜聞過而勇於自修故有善可稱而令名無窮也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喪去聲易傳下同

泰九三傳行德則善受祿則福德爲善之實祿爲福之實故下止言德與祿也臻至也踰過也隆盛而溢其量曰滿蓋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泰盛則有將否之漸惟於方泰之時愈厚其德而不敢自安逸則可常保其泰矣　朱子曰漢初人未甚繁氣象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意人家亦然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亦此理也

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至于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

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豫六二爻傳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繫辭下傳夫子釋之云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卯氏曰豫諸爻以無所係應者為吉豫初應四而三五比四皆有係者也故為凶為悔為疾獨六二陰靜而中正與四無係特立于衆陰之中而無遲遲耽戀之意方其靜也則確然自守而介于石及其動也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蓋其所居得正故動靜之間不失其正吉可知矣

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豫六二象傳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辨之早就介於石言明也去之速就不終日言剛也介有分辨意故云辨之早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豫六五傳五以柔居尊威權去已不能自立如

漢成宋徽之類皆是也然大約沈溺于豫不能節制以至于此可不戒哉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臨彖至于八月有凶傳方盛謂二陽方長於下也周易正義曰陽長之卦每卦皆應八月有凶但此卦名臨是盛大之義故於此卦特戒之耳若以類言之則陽長之卦至于終末皆有凶也　孔疏臨為建丑之月從建丑數到否卦建申之月為八月也三陰既盛三陽方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以盛不可終保聖人作易以戒之也愚按此係臨彖辭自應從臨卦推去孔氏說當為得之不知朱子何以不取也姑附記于此以俟知者王伯厚曰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為否一云自子至未為遯一云自寅至酉為觀程

傳取自子至未本義兼取邂觀二說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數入聲震下坤上為復陰謂六躁謂三處極之極謂居震體之終也趙氏曰三為震動之極故曰頻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于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其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開下呂本無其字與許也本註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劉質夫曰以下葉本自為一條劉質夫名絢程子門人先世常山人祖窜卿以仕宦始家河南以蔭為潞州長子令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為京

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薦為太學博士卒于官迷復上六爻辭也葉氏曰頻復頻失而不止久則玩瀆而不能復必至上六之迷復矣徐氏曰上六位高而無下仁之美剛遠而無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無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　張氏曰人于過失當時或不能自知過後未有不悔但不能乘此悔心力圖自新他日臨事差忒如故韓昌黎所謂當其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知戒如此則終身所言所行只是有悔安得悔亡

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睽孤二字上九爻辭葉氏曰上居睽之終是睽之極也以九居上是剛之極也居離之終是明之極也　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

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此即上節之意而申明之以見其必睽孤也葉氏曰多自疑猜明極之患也妄生乖離剛極睽極之患也　愚按前言顏子剛而明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明與剛固美德也而此又云然者蓋聰明剛果過甚則為患如漢明帝綜核捺切而漢業漸衰唐宣宗英明彊察而唐不復振剛與明其可極乎是故古之賢君不耀威武不峻刑誅降心以受言溫恭以接下凡此所以濟其剛也不務苛察不矜摘伏集公議以為耳目採羣言以驗得失凡此所以益其明也不然未有不至于睽孤者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六三陰柔是小人也而居下之上則竊盛位矣勉為正事謂貞也氣

資卑下就六三陰柔而言本非在上之物謂下卦也胡氏曰小人得有高位者蓋由上之人慢其名器不辨賢否而與之以至為衆人所奪而致寇戎之害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則是化為君子矣大正就貞守而極言之也如何者謂可免吝與否也陰柔才弱不能奮發有為故曰大正非陰柔所能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于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上九象傳胡雲峰曰二不求益

而或益之自外來也上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來也孰有以來之五之吉由中心之有孚上之凶由立心之弗恒吉凶之道未有不自心生者愚按正義謂上九處益之極益之過甚者也求益無厭怨者非一故莫益之而或擊之也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嗚呼為人上者可不戒哉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夤音寅　腰為上下之界限故曰限列判隔也夤膂骨也其堅強如此以上釋艮其限處世乖戾二語釋列其夤葉氏曰三居內卦之上實內外之分故取象皆為限止之義沙隨程氏曰限分上下夤列左右各止其所無相資相待之意故危薰心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

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固膠固也中即心也艱蹇忿畏四者皆其所以薰心者也胡氏曰寂然不動者心之體如之何而可以閒物感而遂通者心之用如之何而可以絶物三過剛不中確乎止而不能進退以至上下隔絶是絶物者也惟見其危厲薰心而已　楊氏曰此爻是惡動以為靜而反至于動心者蓋心之與物本相聯屬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則事應于心而心常泰　大然有意絶物則物終不可絶而心終不可靜矣

𡚶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歸妹彖曰征凶位不當也吳氏曰卦以少女從長男則非其配偶說以動則恣情縱慾中爻不正則陰陽皆失其常三五柔乘剛則不順宜其凶也然四者又以說以動為重　雙湖胡氏曰動而說為隨此陽倡而陰和男行而女隨得男女之正故元亨利貞說以動為歸妹則

是陰反先倡而陽和女反先行而男從失男女之正故征凶無攸利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禮也若徇情肆欲惟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禮葉本作理　歸妹彖曰无攸利柔乘剛也此常理也以上指恒卦而言巽上震下曰恒震剛在上巽柔在下尊卑之序也震長男而動于外巽長女而順於內倡隨之禮也徇情肆欲以下則極言以說而動之不可也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兊九五傳說見書臯陶謨篇但㞐本言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而此直云舜畏亦斷章取義耳又惟帝其難孔蔡傳並作堯此則作舜說也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

公之心能舍已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圮從人已之已音杞與圮上之圮別程子謂方不順也命正理也謂其不循正理而毀圮族類傾陷忌克之人也朱子則謂命令也方命謂止其命令而不行也王氏所謂圓則行方則止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倖戾自用不聽人言語不受人教令也二說不同自當以朱子為正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以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顯而下葉本有其字經說下同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害下葉本有直

字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于慾朱子曰此亦只要學問學問進則見得理明自是勝得他不然則只隨氣稟去便自是屈于慾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于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于愛小人傷于忍以上三條見論語朱子曰程子亦只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于廉小人過于貪君子過于介小人過于通之類皆是愚按程子因本文言仁故以厚薄愛忍言之朱子則以此為專言之仁故復就貪廉通介之類推廣言之真西山曰此聖門觀人之法然為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則皆仁也人君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若姦邪之臣巧於揜覆未必有過之可指而其心則不可問矣以上並伊川語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

問驕人害亦不細遺書下同　人之學問雖極富有日新亦止以盡人道所當然罔不必驕而義理無窮亦終身行之而不能盡則又無可驕也況驕則氣盈氣盈則識量狹隘百病都生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說見論語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茍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外物奉身者如宮室飲食衣服之類皆是身不好謂身不修心不好謂心不正所謂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朱子曰人亦有奉身儉嗇之甚而篤好外物如財貨聲色之類蓋亦只因私欲不能克之故也

人于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

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說見莊子大宗師篇嗜作耆莊子名周字子休蒙人著書名南華經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上種去聲下如字莊子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見外篇天地篇　朱子曰莊老之言亦自有可取者但須中有所主不為異教所汨識其意所以異于聖人者何如耳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疑病者猶嫌疑慮之病端端緒也周羅宋時俚語猶言兜攬也愚謂窮理之功至則疑之病去矣自治之心切則周羅事之患去矣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此言事無大小皆不可以有忽也　朱子

曰吳氏謂子夏小德出入可也之言不能無弊蓋學者一以小失為無害而為之則于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以上並伊川語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舊本並于他字句絕非　不宜如此而如此曰不合今俗語有之程子亦只據孟子尹士章所謂小人小丈夫而論之耳小謂識量之淺狹也蓋尹士但未聞君子之大道故據所見言之如此其心固無他也故云他本不是惡若淳于髠陳賈之徒有意作惡自不得與尹士同科矣愚按此條說者皆作泛論理甚難通如大學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豈得謂之不是惡且又何以必與小丈夫並論耶學者特習而不察耳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熊氏曰如見人飢寒與之衣食稍有要譽之心即私矣

伊川先生曰做官奪人志

趙致道曰或謂此亦為富貴所移竊恐不

特此也但纔任官則於室礙處便有隨宜區處之意浸尋至于隨時徇俗與初間立志頓别此所謂奪志也朱子曰所論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以審其輕重可也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

呂本色下有也字　上驕吝並言下但就吝言之者按遺書則人若吝時以下乃程子因或人以吝何如則是爲問而復告之如此亦以言吝而驕可知也吝者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則驕者百事皆有餘必有盈盈之狀程子所以不别言也　朱子曰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如理本天下之公必吝惜而不以告人者蓋恐爲人所同得則我便無以驕于人故必私之于己使獨自有之貨財亦然惟其欲驕所以吝也愚按程子分二病言之朱子則謂驕生于吝其勢相因蓋人固有驕而未必吝吝而

未必驕者亦有驕而且吝者程子就其分者言之故有氣盈氣歉之別朱子以其合者言之則謂驕生於吝必兼此二說而其義始為完備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自視以為無缺猶醉之無所不至也既學而知駭且懼猶醒時之愧恥也　以上並伊川語　邢恕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倣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恕呂本作七　曾子曰以三事自省恕誤以為三次點檢故程子譬之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

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便不得不說言既無可說則亦不必說矣便如此不得不說乎乃詰問之辭此二者皆心不存之故也心存則隨時省察隨事體驗語默動靜皆不敢茍故無二者之失按此條見外書謝上蔡語録列遺書誤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樂音洛　正蒙　猷為謀猷作為也下民凡不知學者皆是所謂民斯為下者也　愚按學者當以禮義為根本而後考之經史以究其蘊反之吾身與心以盡其實則知日以精行日以篤自可漸進于聖賢之域不然則讀書作文皆以益其放而已又何必所事不踰衣食燕樂間然後為與下民一致乎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

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感葉本作惑好去聲　禮樂說意思留連三句總極言鄭衛之音惑人之切也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作呂本作作一作主　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見孟子初無作言其隨人俛仰心中初未嘗有所作為也　以上並横渠語

近思錄集註卷十二

近思錄集註卷十三

歸安茅星來撰

辨異端此下二卷亦致知格物之事即程子所謂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是也異端凡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皆是而釋氏惑世為深故辨之獨詳老氏次之神仙又次之凡一十四條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

楊朱墨翟見孟子申不害鄭之京人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著書二篇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不能用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悅之會秦攻韓急王

道非入秦以李斯毁下吏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申韓之學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法術佛者本天竺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出家學道謂之佛者華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没後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纂述其言成書自漢以來其說始入中國老子者楚苦縣人李氏名耳字伯陽一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後見周衰西出函關隱去關尹喜强之著書因為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以其生即白首因號老子或云以其年老著書故號其書曰老子前說近是　朱子曰老子只是要長生其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為已有而以生為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為已有死後亦不失故黄檗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以父母之身為寄宿處其無情義絶滅天理可知　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

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為並去聲義葉本作仁仁葉本作義今按遺書與葉本同但入關語錄又以為我是義兼愛是仁則互易亦未為不可也且於義較勝故定從呂本易音異義有分辨意為我似之仁有一體意兼愛似之仁義道也楊墨于道近似故其惑世為甚　此明上文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之意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葉氏曰佛氏言心性老子談道德較之楊墨尤為近理也金仁山曰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為尤甚　此明上文佛老之害甚於楊墨之意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下同廓如句見法言吾子篇此又就楊墨而言以見不可不闢之意　朱子曰釋氏只四十二

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作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譸誕者攘莊列之說佐其高却被他挩得正臓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為十八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到東晉便有談議後來談議厭了達摩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黙然端坐便心靜見理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摹學釋氏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子瞻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皆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王伯厚曰傅奕排釋氏謂中國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景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譸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莊與釋氏合也朱子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竊佛家不好處姚崇誡子孫以謂道士本以玄牝為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為業斯言當矣胡致堂謂經論科儀依倣

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考諸姚崇之言則非始于光庭也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差初如反下同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于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為去聲至如楊墨之如葉本作於 此借子張子夏以明不容有差之意師之過商之不及所謂其始甚微也兼愛為我以至於無父無君所謂其終不可救也 朱子曰楊墨之說恐未然楊氏之學出於老耼

之書墨子則晏子時已有其說非二子之流弊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外于道也遠矣外於道之外呂本作戾　四大地水火風也楞嚴經身中堅相為地潤濕為水煖觸為火動搖為風圓覺經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于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于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釋氏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故欲絕滅幻根斷除一切其戾于道也遠矣　朱子曰釋氏地水火風粗而言之地便是體水便是魄風火便是

魄

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說見論語

此言儒者之道本如此也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

間去聲此以下所以極言釋氏之弊以見其外道之遠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

朱子曰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洞無一物故不能方外聖人則湛然虛明萬物具足方能義以方外王伯厚曰石林葉氏云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稱僧通曰道人其始皆從所受學如支遁本姓關學于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朱子曰此游定夫所編恐有差誤必如下東見錄中說既無義以方外則其直內者豈有是也始圓足無弊故滯固者入於枯

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適莫則滯固而入于枯槁矣無適與莫而不知義之是比則疏通而歸于恣肆矣率性如前所謂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之類是也聖人謂孔子獨言易者蒙上敬以直本註又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內義以方外語而言也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又云以下葉本大字無本註字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怖音布爲去聲怖懼也葉氏曰釋氏以有生必有滅故有輪迴今求不生不滅之理可免輪迴之苦此不過出于利己之私意者也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

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屬之六反間去聲斷都玩反務上達者求了悟也無下學者屏棄事物也人之所以事事物物窮究其理者惟求其有是無非而已今既埽除一切而惟求此心之了悟故曰豈有是也如是則離事物以求理欲應事物又懼理之有失則不相連屬而有間斷非道體之本然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唐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所以答杜鴻漸之語也今五燈會元指月傳燈諸錄中有之謝上蔡曰釋氏所謂性乃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乃吾儒所謂意朱子曰此恐紀錄者有誤蓋釋氏於心性之間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但只略見得心性影子初未嘗仔細向裏而體會其理亦不可謂之不能存養但只存養得所見影子非心性之

真耳又曰釋氏自謂識心見性而其所以不可推行者為其於性與用分為兩截也聖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無不本于此故雖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于性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為故棄君背父無所不至者其性與用不相管也呂氏曰禪學所謂明心見性者必先截斷事理而後能洞見本體達摩謂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即此是佛性羅整菴謂其有見于心無見於性不知離却性則心已不盡安得謂之有見于心哉後來陽儒陰釋之徒如楊簡之言下忽省此心詹阜民之下樓忽覺澄瑩王陽明之龍場恍若有悟皆止見釋氏之妙圓空寂而非孟子之所謂心亦止到得他覺字悟字而非孟子之所謂知與盡也

彼固曰出家獨善便于道體自不足

道體無所不備而人倫為大今曰出家則無父子兄弟夫婦之倫曰獨善則無君臣朋友之倫便于道體自不足矣朱子曰莊老絕滅人

倫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禪則義理滅盡佛法初入中國止說修行尚未有許多禪底話也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為下之為去聲　釋氏謂為善者升天堂為惡者墮地獄又以地獄餓鬼畜生為三塗言人之為惡者必墮此也又添阿修羅天神地祇為六道　朱子曰胡明仲謂釋氏更不分善惡信奉之者則雖殺人之賊亦可升天堂其詆佛者即是惡人墮入地獄愚按唐武三思嘗言我不知世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于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意正如此　以上並明道語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遠去

聲下同騃音倈入下呂本無於字遺書有 騃騃馬行疾貌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直消言畏上葉本無巧言令色四字今從遺書及諸本增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

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為去聲下同完楊本作具　此理謂健順五常之性也那裏指陰陽五行而言皆完此理以上是從有生之初說見此理固人與物所同具也但人稟氣清故能推物稟氣昏故推不得為稍異耳是從有生之後言也然亦物之氣昏不能推以相及耳不可謂他物不與之同有此理而不得推也所以深明萬物一體之意朱子曰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他所通處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耳　此以本然者而言生生之謂易見易繫辭上傳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句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舊本並於他底句絕非　承上節而言萬物本自一體但人不能無自私之見

故與萬物不相連屬不然則物我一原自無所往而不得矣他底指古聖賢而言即應上萬物一體句說也

劉念臺曰程子謂須將身與萬物一例看凡宇宙間道德事功在人在我總無二理著一毫彼此多寡見便是從自家軀殼上起意此內外公私義利王霸之分　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

惡去聲去盡之去上聲　佛家以慈悲廣大普度衆生為說似有萬物一體意而不知此正其所以自私者也故特辨之佛書以耳目口鼻身意為六根色聲香味觸法為六塵眼入色耳入聲鼻入臭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為六入其說謂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所以要去盡根塵也　去盡根塵所以空其

身之所有也枯木死灰所以空其心之所有也皆是去他身上起意思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版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負版爾雅作傳負版郭璞云未詳惟唐柳宗元集有蝜蝂傳云善負小蟲行遇物輒持取仰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程子說蓋本此按遺書及諸本版並作販蓋俗以音相近而誤版為販耳說許多如去盡根塵之類是也已載不起以喻奈何那身不得猶自更取物在身以喻去根塵之類抱石以喻私已之念河以喻世界若能將私已之念放下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自無所往而不利矣以其重愈沉所以要去根塵也　朱子曰釋氏說頑空又說真空頑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却是有物與儒說畧同但他都不管天地

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又曰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

又曰儒者以心與理為一而彼以心與理為二蓋由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釋氏同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明道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導氣如莊子所謂吐故納新是也節嗜慾用也定心氣體也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明道語

伊川先生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

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道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斷都玩反省所井反易音異

心迹之判見中說問易篇　程子又曰學佛者如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剃髮胡服而終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又曰文中子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

皆疑吾獨得不疑徽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本極好却又云徽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朱子曰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程子非之

問神仙之說有諸伊川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易音異　朱子曰人言仙人不死非也只是漸消融不覺耳蓋彼能煉其形氣使渣滓都消融惟有此清虛之氣故能升騰變化然久後亦須散也

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

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聖人不師他二語見法言君子篇按此條見劉元承手編乃伊川語舊本並作明道誤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不齊差却差初加反　外書　佛說與吾儒同處如所云明心見性與儒者所謂盡心知性同也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衆象主不逐四時凋與儒者所謂太極同也主人翁惺惺著與儒者所謂戒慎恐懼同也會萬物於一己與儒者所謂萬物一體同也又如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與儒所謂知性知天同也本領根本要領也本領不是如言定言空之類是也朱子曰陸子靜嘗言儒佛差處只是義利之間某謂此猶是第二著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為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

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剷棄之不猛屛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于物佛說萬理皆空吾儒說萬理皆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 朱子曰釋氏只是守得些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儒者則居敬爲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又曰彼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便須要見得爲己有死後亦不失儒者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屈伸往來皆是自然如此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天用之天楊葉本並作之呂本作天注一作之天性謂天體也範圍猶裁成也天用即化育也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

語小流遁失中用周乎事物而彼則蔽于一身之小其志貴于篤實而彼則溺于虛空之大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葉氏曰上下四方為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以明溺其志於虛空之大人世之事何一非身之所當盡而彼直視為夢幻所以明蔽其用於一身之小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下同明不能究其所從言彼之明不能究其所從來故以人世為夢幻耳薛敬軒曰釋氏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夢幻人世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繫辭傳云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形而上下者皆謂之形則其不得以道與器分有形無形明矣而孔氏正義乃以道爲無以器爲有且曰易理備包有無而易象唯在于有蓋自王弼祖述老莊以有無論易而孔氏專主王註故其説云然張子之言蓋爲此而發　朱子曰無者無物然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曰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并理亦無便錯也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仍是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徼是也釋氏則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愚按王弼何晏祖述老莊崇尚虚無朝野慕效皆樂任放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此所謂言有無者也後世學者非窮深極微而入于無則淺陋固滯而溺于有異學俗學之弊實源于此張子所以示人求道之方莫切於此讀者詳之　按此條易説中亦有之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

謂知鬼乎有識之死謂人雖死而神識不散也厭苦求免謂欲脫離生死也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氣聚而人以生此實理也佛氏指爲浮生幻化是以人生爲妄見也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日用云爲人事也然莫非天理之當然而佛氏斷除一切見性成佛是欲舍人事而求天理也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此以下申明上三節之意徐氏曰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孔孟所謂天本謂道之所從出而佛氏直認太虚爲道於是屏棄一切人事別求了悟此所以不知天與人也易言游魂爲變是氣之散而爲鬼今佛氏以變爲輪迴此所以不知鬼也游魂爲變見易繫辭上傳　愚按陳氏無已有游魂爲變爲輪迴之説張氏譏之是也然張子以物潰反原解游魂爲變亦有輪

迴之弊所以見非於程子也

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本註云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

要平聲　大學指儒者之學而言天德即天道之本然者

知下文所謂死生天人晝夜陰陽之類皆是劇甚也原書作極要歸要領指歸也知天德則知天理不外于人事而輒生取舍者非矣知聖人則知日用倫常無非實理之當然而以人生為妄見者非矣知鬼神則知屈伸往來無非感應之自然而以受生循環厭苦求免者非矣必以知天德為先者蓋聖人鬼神無非天德故也義當盡之于已如所謂知天知人是也命則聽之於天如所謂生死是也體之無二言以晝夜陰陽之理體驗之

而死生天人之理無有二也無二即所謂均與一也朱子曰老氏欲保全其身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自謂别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又曰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熾盛也淪爾雅率也疏云謂相牽率胥相引也一曰淪陷也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知音智著直酌反臧獲說見第六卷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間去聲恬徒兼反長張丈反恬安也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

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迹謂有迹之可見者凡言行之類皆是）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衰亂每由於怠忽故謂亂為忽見書益稷篇）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滿葉本作入上無禮則法度不立故無以防其僞下無學則不知是非故無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已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已葉呂本並作于呂注一作已　此條按宋文鑑則與呂微仲書也愚按佛法自漢明帝永平

十年入中國至宋康定慶歷間共九百十餘年然初亦未甚盛直至梁普通七年達摩入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其說始大行至此僅五百四十餘年云五百者舉大數也並無千五百年或謂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而劉向列仙傳謂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則是佛入中國始于漢武至成哀間已有經矣後人承牟子范曄之謬故云佛法始于明帝其實非也愚謂政使有之而魏晉間士大夫未聞有宗其教者如何可以為一出于佛氏之門耶且武帝至此亦無千五百年故斷從已字為得　朱子曰佛氏所謂三身者法身釋迦之本性也報身釋迦之德業也肉身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人也今遂分為三身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又倣此而為三清昊天上帝反居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為甚又曰佛書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見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為其學者如惠遠

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猶未敢正以為出於佛之口也至其久而恥于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圖之說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于書首其玄妙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于大力金剛吉盤荼鬼之屬則其麄鄙俗惡之狀與書首所言判然矣楞嚴本只是呪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呪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呪者蓋浮圖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為害故作呪以禁之緣他心靈故能知其性情制御得他呪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呪如叱喝又為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　以上並橫渠語

近思録集註卷十四

歸安茅星來撰

觀聖賢凡二十六條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别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説只孟子分别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遺書仲尼元氣也上同

顔子春生也孟子並秋殺盡見見音現仲尼無所不包顔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問孟子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朱子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仲尼天地也顔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顔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豈弟愷悌同

伊川先生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

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遺書又曰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同心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差初加反漢書董仲舒對賢良策云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卿呂本作子　荀卿名況字卿為楚蘭陵令揚雄見前葉氏曰荀子才高過多如以

人性為惡子思孟子為非是也揚雄才短過少如作太玄擬易作法言擬論語皆摹倣前聖遺言是也　朱子曰荀子亦有說得好處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又如說能定而後能應皆是好語揚子無好處說到深處只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揚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者所識善惡之馬也此因韓退之有荀與揚大醇小疵之說而論之如此　朱子曰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揚子雖少過此等語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若不曾看荀子揚子則所謂偏駁少過等處亦見不得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

度越諸子仲舒語見第二卷度越諸子見漢書揚雄贊顔師古曰度越過也　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朱子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但今人止知有利害於是非全輕也以上並伊川語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後漢書作長

按孔氏毛詩正義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為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萇傳詩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朱子曰董子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又仁義禮樂皆其具俱說得好問見道不分明處曰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

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説得騎墻不甚分明端的問何故而取毛公曰考之詩傳緊要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概好

伊川先生曰林希謂揚雄為禄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只為之為去聲　按遺書或問括囊）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曰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又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先生既答以安有此理而遂以林希嘗有此説語之也林希字子中長樂人阿章惇意草元祐諸賢誥詞朱子曰子雲深沈善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都去推求然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蓋天地之間

只有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如此推去都走不得子雲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欲分作三截又有氣無朔有日星無月恐不是道理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孔明先世葛氏琅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葛姓者時人謂諸葛因氏劉璋字季江夏竟陵人益州牧焉子也張松勸璋迎先主先主至涪璋往會之松勸先主於會襲璋先主不忍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因發其謀璋收松斬之救諸關戍丈書勿復得通先主先主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進圍成都璋降遷之公安以病卒事詳後漢書及蜀志

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劉表字景升山

陽高平人為荊州牧卒子琮舉州降曹操先主久之乃覺或勸先主攻琮荊州可得曰劉荊州臨亡托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且死何面目以見荊州乎遂將其衆去事詳後漢書及魏志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此程子所以語猶覺者如此　朱子曰孔明雖嘗學申韓然資質好却有正大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中說王道篇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朱子曰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意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　文中子見第三卷　朱子曰其書多為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就

中論世變因革處最好又曰文中子於作用處曉得故上書欲興太平為周公事業及知時勢不可為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欲為孔子事業殊不知孔子時有三代禮樂制度典謨故可以明道漢魏下不背道者甚鮮安可取而續詩書春秋耶　以上並伊川語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韓愈見前　朱子曰王通于施為作用處極分曉却于大體處不窺見退之于大體處見得而于作用施為處却不曉又曰文中子根基淺却是以天下為心韓文公雖見得道之大用然却

無實用功處只是欲求官職而已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伊川語　朱子曰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只是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黃東發曰所傳者即原道篇所謂其位君臣父子其教禮樂刑政其文詩書易春秋以至麻絲宫室粟米蔬菓魚肉皆道之實也故曰以是而傳以是者指原道之書所謂道者而言之以明中國聖人皆以此道而為治也故他日論異端曰果孰傳之耶正言此之所謂道者無非實而其傳具有自來彼之所謂道者無非虛而初無所自傳云爾非他有面相授受之密傳也愚按觀公送文暢

序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下便接堯以是傳之舜云云則所傳者指仁義及禮樂刑政言之明矣仁義便是性道便是率性之道教便是修道之教中庸要領已具於此朱子所謂於道之大體大用已見得及見得大意已分明者蓋即指此而言之也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灑沙也反 見黃庭堅所作詩序李延平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朱子曰所謂灑落者只是形容其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則何處更有此等氣象 胡敬齋曰此二語終有清高意必如所謂心廣體胖睟面盎背充實光輝真有道氣象 此節言其體

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

通書附録 見潘興嗣所撰墓誌政原文作治朱子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所見如此宜其

生兩程先生也此節言其用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閒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閒去聲下同溟音明溟海也葉氏曰以上言資稟之粹充養之厚也

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

葉氏曰以上言行已之有本也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汝南周氏郡周平王少子烈食采汝墳漢興仍封其後於汝是為正公雖後屢遷徙猶稱汝南云濂溪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時程太中公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受學焉外書又云明道嘗言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字體貼出來蓋其博求精察並充所聞以底於成者尤多自得之功　朱子曰明道當時已見大意故始雖博取而能不為所惑若此見得未的而更以釋老等說助之恐為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明於庶物察於人物知盡性至命必本

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明于庶物二句說見孟子朱子曰盡性至命二句以心言窮神知化二句以用言　張揚園曰學者好言盡性至命而不盡愛敬之實好言窮神知化而不思進反之義遺下學而希上達所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歿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葉氏曰淺近故迷暗者為所惑深遠故高明者反陷其中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謂下呂本

有之字　陳氏曰開物謂人所未知者開發之成務謂人所欲為者成全之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其所言自以為大包法界細入微塵無不周徧矣而實則外于人倫物理胡氏曰釋氏窺見心體故言為無不周徧然未知止於其所故外倫理而妄行　夏氏以言為為所言所為拘泥不可從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蓁草盛貌蕪穢也葉氏曰淺陋固滯者刑名功利之習詞章訓詁之士是

也學者不入于淺陋固滯則必入於佛老之虛無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見音現　葉氏曰以上言學道之本末與其闢異端正人心之大畧也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此專就大學之教言之也陳氏曰格物致知所以求知所止誠意至于平天下所以求得所止灑埽應對至于窮理盡性此兼大小學之教言之也陳氏曰灑埽應對小學之教也窮理即致知至於知止之事盡性即誠意至于平天下之事循循有序病世之學

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易並去聲下同　舍近趨遠承致知至于知止二句而言處下闚高承灑埽應對二句而言未致知而求知止未誠意而求平天下是舍近而趨遠也方灑掃應對而求窮理盡性是處下而闚高也葉氏曰以上言教人之道本末備具而循序漸進恐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無實得也

先生接物辨而不間

辨分辨也間間隔也言雖賢否自有分辨而物我一體未嘗有間也

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

覿葉本作觀

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

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為之動葉氏曰以上言接物之道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人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憂上呂本無人字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卒音猝葉氏曰以上言為政之道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

則人不可及也道音導　文集葉氏連上為一節今正之　此節言感應之速有人之所不可及者　朱子曰明道嘗為條例司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謂青苗可放過而伊川乃于西監一狀較計如此蓋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按伊川先生既歿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者故是編獨闕焉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讀者詳之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除下葉本無去字遺書下同指生意周流無間而言

本註云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蓋取其有自得意也

張子厚聞

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明道語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按呂侍講家傳中亦有此語與此字句微別又但言與二程諸公不言子厚興作相益興國寺舊名相國寺宋太平興國中改今名在開封府城內

謝顯道曰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　葉氏曰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掞舒店反　侯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二程先生舅氏無可之孫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以給事中封還劉丞相摯罷政制落職後遷集賢院學士汝州名今屬汝寧府時明道

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故公挾於此見之遺書內劉絢過汝所聞乃是時語也

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按是時明道已殁而游楊復師事伊川於洛此一條言二先生氣象之不同也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樂音洛易音異　附錄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

然心釋洞見道體強匿兩反識去聲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于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復扶又反葉氏曰致一者見之明而守之定故邪說不能移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見音現從音冲措委置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愚按士君子立志自當如此然善無大小隨分皆當自盡如以目前所當為之事而舍之而不為曰

吾不欲以一善成名也是又與於自欺之甚者寧以一也此等處學者須善看不以辭害志焉可也

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呂與叔撰横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

仁宗康定元年西夏趙元昊攻保安軍取金明砦李士彬父子被執乘勝抵延州城下執副總管劉平石元孫以歸又陷塞門諸砦所謂用兵

時也范文正公時為陝西招討副使故先生上書謁之也先生與邠人焦寅遊寅喜談兵先生悅其言故亦喜談兵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嘉祐宋仁宗年號也尹和靖以盡棄異學語言之程先生云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于無忌憚然按淵源錄謂盡棄異學語一本作盡棄其學而學焉則盡棄異學語恐是後來所改本註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

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説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為去聲不及之不呂本作弗　按外書注逐日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自是乃歸陝西　朱子曰橫渠之學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則自二程發之耳

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至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識音志起坐宋本作坐起　崇文宋藏書館名乾德初置三館於長慶門西謂之西館書凡八萬卷太平興國三年帝臨幸嫌其陋命于昇龍門東北創立三館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三館者史館昭文館集賢

院也元豐定官制改名秘書省神宗熙寧二年吕正獻公薦先生有古學召見問治道先生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悦以為崇文院校書移疾願師學者有古漢書注移書言疾也愚按猶今言告病也

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知禮成性變化氣質說見第二卷嘗謂門人曰

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斷都玩反精義入神說見第二卷

朱子曰張子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自儱侗如何得行處分明先生

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

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治並平聲

橫渠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鋭然欲學聖人鋭呂本作脫注一作鋭愚按從鋭為優語錄 此言二程自幼立志如此以見人之皆可以為聖人也按二程已見于前此復引橫渠之言以終之者蓋隱以二程接古聖賢相傳之統亦所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矣黃勉齋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後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

近思錄集註卷十四

近思録集註後序

近思録集註既成或疑名物訓詁非是書所重胡考訂援據之不憚煩為曰此正愚註之所以作也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為二而後之言程朱之學者往往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而不復以通經學古為事於是彼稍稍知究心古學者輒用是為詬病以謂道學之說興而經學寖微噫何其言之甚歟夫道者所以為儒之具也而學也者所以治其具也故人不學則不知道不知道則不可以為

儒而不通知古今則不可以言學夫經其本也不通經則雖欲博觀今古亦泛濫而無所歸也宋史離而二之過矣伊川分學者為三曰文章曰訓詁曰儒者夫六經皆文章也其異同疑似為之博考而詳辨之即訓詁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儒者之文章乎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非儒者之訓詁乎然則文章也訓詁也而儒之所以為儒者要未始不存乎其間然而伊川且必欲别儒於文章訓詁之外者

何也盖欲求儒者之道於文章訓詁中則可而欲以文章訓詁盡儒者之道則不可其本末先後之間固有辨也柰之何進訓詁章句之學於儒林而反别道學於儒之外其無識可謂甚也夫道學與政術判為二事横渠猶病之况離道學與儒而二之耶甚矣其蔽也盖嘗竊論之馬鄭賈孔之說經譬則百貨之所聚也程朱諸先生之說經譬則操權度以平百貨之長短輕重者也微權度則貨之長短輕重不見而非百貨所聚則雖有權

度亦無所用之矣故愚嘗以謂欲求程朱之學者其必自馬鄭諸傳疏始愚故於是編備著漢唐諸家之說以見程朱諸先生之有本俾彼空疎寡學者無得以藉口焉乾隆元年正月之望歸安後學茅星來謹識

